

陈彧端 著

曾经沧海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陈或端
著

曾经沧海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经沧海/陈彧端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4. 8

ISBN 978-7-5615-5214-8

I. ①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7254 号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:361008)

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xmup@xmupress.com

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20×1000 1/16 印张:24.5

插页:2 字数:300 千字

定价: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

内容提要

《曾经沧海》是一部以描写香港中资公司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目前这种题材的小说在国内尚不多见。小说以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为背景,描写香港某中资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处于最艰难的时刻,拓展秘鲁远洋捕鱼市场,围绕着国有资产的争夺与反争夺,与不法商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。由于秘鲁合资方维拉集团卷入当地军人政变,集团首脑逃匿国外避难,整个维拉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该中资公司在秘鲁国的所有投资随即面临灭顶之灾。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,中方人员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,上下一心,斗智斗勇,最后将损失减到最小。其经验教训,对我们当今的对外经济工作,仍有十分深刻而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小说描述了上至政府部门,下至商贾行市,官场与商场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明争暗斗,权谋机诈,几多疑云,扑朔迷离,其情节铺设矢矫跌宕,环环相扣,引人入胜,最后结局令人掩卷沉思,无以释怀。

唐代诗人元稹在悼念亡妻的诗《离思》中写道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。”诗人把妻子比作沧海之水、巫山之云，天下佳丽唯自己妻子而不足取者。

本书借诗中四字冠以篇名，写的就是那些年、那些人、那些地方发生的那些事，铭心刻骨，历久弥新。

古语云“长沟流月去无声”，果无声乎？宁无声乎？是为序。

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。

这是一个迷人的早晨。

日出后一片温暖宁静，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，经过一夜之后，凝聚了无数的霜，清澈透明，在晨光下闪烁着耀眼的亮光。

空气甜美清新，苏醒的万物透着欢愉，鸟儿开始欢叫，雾水渐渐消失，花瓣次第绽开，美洲薄荷、克拉花、金鸡菊和一簇簇参差不齐的野草，都显得那样生趣盎然。

一条公路宛如黑丝带缠绕错落在蜿蜒起伏的山峦上，路上快速行驶着一辆丰田小轿车，车上坐着两个中国人，开车的叫周启荣，坐在他身边的，叫于成龙。两人都不说话，眼睛直瞪瞪地目视前方。

车在一个小镇上停下，两人下车吃了点东西，又匆匆上车继续赶路。

车出镇街，走了十几分钟，依然是山路。

周启荣下意识地打开收音机，立体声喇叭正在播放一首乐曲。“大清早的，什么曲子，这么好听？”于成龙问道。

“叫《山鹰之歌》，世界名曲，秘鲁国的骄傲，广播里正解说着呢。喏，曲调像小溪一样流淌，先是淡淡的忧伤，接着是激越高昂的曲调，然后是忧郁的片段，最后是欢快的音符，”周启荣边听边译，“表现古战场上英雄的悲壮、英雄的牺牲以及英灵的回归，最后是渴望自由的诉求。喏，又播一遍。”

于成龙闭着眼睛又听了一遍，末了，由衷地说道：“没想到秘鲁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，真是孤陋寡闻，回家一定要买盒带听听。”

“先别忙，”周启荣关掉收音机，对着闭目养神的于成龙道，“于总，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，我慢他慢，我快他快，就是不超车，不知打的什么主意。”

于成龙瞿开双眼，回头望了一下，又盯着车上的后视镜，想了一下，沉着地说：“加大油门，把他们甩掉，看他们做何反应。”

车子轰的一声加速向前冲去，可这毕竟是山路，加上周启荣对前面的路况不熟悉，车子始终无法进一步提速。

后边的车子很快冲了上来，这回将车超出，在前面的路上一个打横，急刹车后稳稳地停在路中央。

车上跳下几个手持长枪的武装分子，身着黑衣，头扎红布条，脸上留有密密麻麻的胡须。为首的一个冲上来，用枪指着周启荣的头，命令他熄火，下车。

于周二人按照吩咐，各自抱着头下车，在武装分子的推搡下，走向前面的面包车。两人上车后被人用绳索反手捆绑着，又用黑布条将双眼蒙紧，嘴巴用胶布封实。

车子继续往前开，于周二人纵是大力挣扎也无济于事，只能听天由命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鼻子开始干痛，旱风飕飕，身上的汗刚冒出来，就被热风烘干了。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车子停下，武装分子将两人双目上的黑布条揭下，将他们推下车去。

车外的阳光已不似晨时温暖柔顺，看时候已接近午时，阳光炙热，似乎太阳与地球的距离缩小了许多，人影、车影、树影，由斜变正，由宽变窄，乃至渐渐消失成为一点。空气更像着火一样，钻进鼻子让人觉得辣蜇难挡。

于周二人的双眼乍从黑暗世界来到阳光照耀下的明亮天地，感到针砭一样的灼痛，汗水也从脑门上顺着发根不断淌下，滴在地上，脚下的尘土随之“扑儿扑儿”地腾起稀稀几丝尘烟。

他们不断地甩着头，似乎要将那挂在眉上的汗珠随同愤怒一起甩掉。

周启荣大声说道：“凭什么抓我们？你们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于成龙不懂西班牙语，但眼里并不十分恐惧，只是愤怒地盯着对方，迅速地斜瞥四周，希望看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这是沙漠里的一个小小绿洲。强烈的阳光烤着大地，满世界似乎有数不尽的丝丝白线柔柔地漫天升腾，四周尽是用石条和土块砌成的寨墙，类似古堡，上头搭有木制露台，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那儿站岗放哨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恐怖分子的基地？游击队的营房？还没等明白过来，两人便被推着走进城堡，来到一间房里。

房间不大，正面墙下立着一张桌，桌子后坐一当官的，抽着烟，一言不发地冷眼打量着两位中国人。于周二人才刚站稳，待抬头看时，即被眼前的情景所惊呆，原来当官的身后那堵墙上，竟然悬挂着一幅毛泽东彩色画像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是一帧毛泽东在延安时由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拍摄的照片。

对面那个当官的显然注意到于周二人一刹那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神情，他张口问道：“日本人？”

“不，是中国人。请问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？”周启荣答道，语气尽量放缓。

当官的仍然一副冷漠的样子：“中国人？何以证明？”

“报告！这是他们身上的钱包，还有这些文件。”车上那个为首的武装分子一面说一面呈上东西。

当官的拿起文件看了看，抬头说道：“这么说你们是鱼粉商，到秘鲁买鱼粉来了？可见是日本人，我还未见过中国人到我们这里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太为难你们，叫你们的人三天之内送一百万美元

来,我就放人。”

周启荣心急火燎地将对方的话译给于成龙听,于成龙听后脱口说道:“是不是中国人讲几句中文给他听不就完了,这还能有假?”

“可人家不懂中文,他能明白?”周启荣话音刚落,就传来对方的声音:“谁说听不懂中文?我在中国念书的时候,就碰到过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人。”说完,又盯着于周二人,这才慢慢地说道:“看来你们真是中国人,到秘鲁干什么?买鱼粉?”

“感谢上帝!”周启荣模仿当地人说话的样子,“您终于明白了。中国人民与秘鲁人民友好,中国政府与秘鲁政府友好,你们……”话音未落,对方张口打断周启荣的话头,厉声说道:“不要说了!我们是反政府的!”

“可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,”于成龙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,“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领袖。”

这位秘鲁人愣了一下,回头看了看墙上的挂像,说:“没错,我是毛的信徒,我所做的一切,遵循的就是毛的思想和方针。”

“毛泽东的思想和方针可没有让你们这样绑架无辜的人。”

“不,我们一直以为你们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有钱,就让他们为革命做点贡献,这没什么不应该的,这就有点像你们中国过去干的打土豪分田地,打家劫舍,劫富济贫。”

这分明是强盗逻辑。

但于成龙他们自身难保,纵有万千理由,这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辩论的时机,还是想办法脱身要紧。

“既然大家都是毛的信徒,是不是让我们喝口水,坐下谈?”于成龙有意带点笑容轻声说道。

“当然,当然,”这位怪异的秘鲁人态度忽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他站起身,对手下人说,“给他们水,让他们坐下。”于周二

人这才第一次看清对方完整的模样，高大，魁梧，身穿T恤，胸前印有古巴革命英雄切·格瓦拉的头像，外罩一件旧军装，但言行举止又有点书生气。

“其实，如果我们真的成为朋友，我想喝了水您就放我们回去，您看好吗？”于成龙试探着问道。

对于成龙的话，秘鲁人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：“关于革命，我们还没有谈够。作为毛的信徒，毛的著作我读过许多，你知道我最欣赏的是什么？”

于周二人内心纵然焦灼万分，表面上还得装得镇静自如，生怕一不留神，答错了话，招惹对方的愤怒，那就更难脱身。因此，他们相互看了一眼，小心翼翼地应付道：“请多指教。”

“我最喜欢的毛的著作有《井冈山的斗争》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《论持久战》，以及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等等。有些章节我可以倒背如流。”

于周二人一听，心里大喊惭愧，这几篇著作，虽说听过，但竟一篇也没读过。正不知如何回答，秘鲁人又道：“看来你们根本不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，太令人失望。但我不会为难中国同志，这是我的原则。这样吧，毛泽东也有同外国友人彻夜长谈的时候，你们好不容易到我这里，那就别忙着走，好好看看，看看我这个革命的火种是如何燎原的。”

于周二人听了心里暗暗叫苦，正不知如何搭话，那秘鲁人又接着道：“现在就是让你们回去也太晚啦，路上不好走。也许你们还在恨我，我呢，也觉得很抱歉，但在革命过程中这种事情有时还是难免的。”他表情十分平和地说道：“去吧，去好好洗洗，再吃点东西，然后我亲自带你们四处走走，看看这儿的景色。吃好睡好了，明天送你们上路。”

中国人在那种情形下听到“上路”二字，脖子上总不免有凉飕

颀的感觉，忡怔间，看见秘鲁人两眼并无异样，就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项下，头似点非点，算是答应了。

于成龙当过兵，印象中的兵营总是严谨、紧张、规范，还带点神秘感，但这座勉强称为兵营的土堡，在他的眼中，更像一个大杂院，不仅有农具什物，还有一大堆女人小孩。这儿的兵，除了人人头顶上扎一条红布条外，服装也是五花八门，不伦不类。或许是看到当官的态度转变，原先那些气势汹汹的武装分子的神情也变得温和，投来的目光不愠不火，不再那么吓人了。

走进一间散发着水蒸气和香皂味的房子，地上湿漉漉的，从带路的女兵手里接过盥洗用品，才知道这是间男女共用的澡房，只是有木板将房内的空间沿墙隔成左右两排一间间小房以供使用。但木板的设计只达到常人的肩部，像于周这样的高度，随便左右一望，身边的春光尽收眼底。人们说笑着，一边尽情享受洗浴的快乐，一边坦荡荡地同新来的客人打着招呼。于周二人害羞不已，低头掩面硬着头皮直奔后面的位置而去。

原来这儿并没有什么淋浴设备，房内仅有一口大土缸，里面盛满清水，水很干净，也很凉，在沙漠的绿洲里能这样用水洗澡简直就是一种奢侈。然而，他们始终得不到一丝安静，还未等他们将衣服脱下一半，周围已是围拢了人，等待看他们的好戏。这种情形下，两人再没有闲情逸致慢条斯理地享受这冲凉的乐趣。好在一个小头目似的人过来吆喝了几句，围观的人终于走开了。于周二人不敢“恋栈”，胡乱擦洗一下，就急急忙忙收拾用品准备离去，却听得隔壁间里传来一阵轻轻的剪刀声响，正在纳闷，经过时好奇地拧头一瞧，只见一位女战士对镜梳妆，正用剪子修剪着一头秀发，顺手丢在地上。女战士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竟不遮掩，裸着身子冲二人莞尔一笑，顺手轻轻地将木门关上。于周二人目瞪口呆，差点没喊出声来，撒腿就往外跑，背后传来一长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屋外已是一片黄昏的景色。日落时，近处的花草树木，远处的橙黄色沙丘，在晚霞的辉映下，呈现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美。万物显得庄严肃穆，土堡里的人却开始热闹起来，与周遭的环境显得那样格格不入。等短暂的黄昏开始消退，星辰隐隐出现以后，月亮也随即升起，高挂在树梢上。夜风开始自远处的沙漠袭来，起初还带有丝丝暖意，不久变成飏飏的冷风，接着便逐渐增强，凉意顿起。很快，一堆篝火在土堡的中间点燃，人们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，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手拖着老婆，一手牵着儿子，嘴里像个阿拉伯大甸似的高声地同周围的人打招呼，做派粗犷豪迈，开心就抱着儿子猛亲，欢喜就赖在老婆肩上，唱歌跳舞大声说笑，让整个院落迅速地热闹起来。这种情绪很快感染在场所有的人。也许正是这种骨子里的亲情，让于周二人觉得温暖，忘掉了今天的不快，更对眼前的一切大惑不解——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？

一个大汉朝着另一个与自己个头差不多的小伙子说了一通话，立即引来人群的响应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于成龙问道。

“现在是我们这里的欢乐时光，他们两人要进行徒手搏击，当然是点到为止。”首领得意地说道。

说话间，两个人像美洲豹一样凶猛地过起招来，年轻人虽然力大，但终究抵挡不住中年汉子的招数，几个回合后，败下阵来。

于成龙微微一哂，嘴角不轻易地往上一翘，没有作声。

这个细微的表情被身边的首领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想了一下，替那个胜利者向于成龙挑战：“我知道中国功夫厉害，看你不屑的眼神，一定是此中高手，来来来，跟他比试一下如何？”不等于成龙反应，他就向那位胜利者喊道：“过来过来，这里有一位中国贵宾不服气，你来跟他过过招。”

四周的人都围拢过来等着看热闹。周启荣不无担心地望着

于成龙，心里着实为他捏一把汗。于成龙没想到自己一个不经意的表情会惹来麻烦，虽说自己在部队的时候，擒拿格斗，样样出类拔萃，上前线打越南，什么样的场面没经历过？打架的事情，他就从来没怕过，只是时间久了，技艺毕竟生疏，何况身处窘境，“做客”营中，打赢了，不定造成更大的麻烦；不打，看这架势，又怕是过不了关。

正在为难踌躇之际，对方更视于成龙胆怯，月光下，搦战之声不绝于耳。

首领的脸上渐渐流露出鄙视的神情，言语间带有羞辱的味道。于成龙照例轻轻一笑，指着对手，对周启荣说道：“你告诉他，这是切磋武艺，点到为止，不是玩命。”周启荣刚把话译完，首领就迫不及待地大叫开始。

于成龙提一口气，走入圈子，向对手亮了个门户，营火映红的脸庞上，堆满善意的笑容。对手神情却十分严肃，冷眼直逼，双手握拳，脚下移动，虚虚实实不断比划。忽然大叫一声，如猛虎般扑将过来。于成龙避其锋芒，边防边退，脚步不乱，从容应付。对方几次进攻尽皆扑空，眼看无法得手，一时恼羞成怒，竟抓过身边一位同僚身上的佩刀，不顾一切朝于成龙砍去，一时刀光闪闪，呼呼生风，情形对于成龙十分不利。十来招过后，只见对方提刀横扫，于成龙缩身后跃，肩膀上却已划了浅浅一道，鲜血即刻渗出。

周启荣大声抗议，要求终止打斗。

首领却示意搏击继续进行。

于成龙终于瞅准对方一个破绽，侧身避过刀锋，脚下轻轻一绊，右手顺势在其背部狠狠一击，对方重心前倾，不支倒地，手上的刀被震出几米开外。于成龙上前两步，扶起对手，仍笑着说道：“承让，到此为止。”

对方听过翻译，却不服气，一味叫嚷再战不停。于成龙对首领

道：“还是到此为止吧，本来就是玩玩，今天的比试算是打和。”

“明明是他输了，怎么算是和呢？”首领道。

“再斗下去，我肯定不够力气，没有力气，自然是输。迟早输，不如不打，大家交个朋友，岂不更好？”

这位心想，赢的不说赢，输的不认输，但刚才情景，孰胜孰败，谁优谁劣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再斗下去，只怕输得更惨，本来就是玩玩，不如就此打住，还好下台。因此，便令手下解散，大家归位。

点燃的营火摇曳不定地在风中挣扎，仿佛很是局促不安。有人不时将树枝、木块投进火里，火星四溅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。夜风骤缓骤急地不时刮过，火舌忽左忽右，忽高忽低，一会儿像长矛一样蹿向空中，一会儿又张牙舞爪随风四溢。在黑暗的映衬下，熊熊烈焰将身边的景物照得格外分明。

一批刚刚归来的队员坐在营火旁边，也许都未吃饭，每个人端着锡盘，自己动手到屋内舀炖锅和煎锅里的食物，一边吃，一边闲聊。吃过了饭，也喂饱了狗，抽烟的人在营火旁过过瘾。他们向着火，在享受完这一切之后，红扑扑的脸上挂满安详平静，然后微启双眼，从胡须掩盖的嘴里发出喃喃的声音：“哎，太累了，我要去睡了。”于是呵欠连连，将手中的烟蒂掷入火中，随即起身，消失在各自的房门后。

黑夜中的营火是那么的明亮，首领还在大气袋似的借眼前的火焰大谈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的道理。于成龙不忍心打断他的雅兴，也为他有这样执着的政治抱负而颇感钦佩。但望着眼前这堆横七竖八或躺或坐的男男女女，还有不远处那些扛着自动步枪站岗放哨的人，于成龙打心眼里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，是兵，是匪，是战士，还是恐怖分子？事实上，他们的做派和行为给人的印象充其量也就是一支农民队伍而已，能有多少战斗力呢？也不知道有多少倒霉的外国人遭他们绑架，也许就是劫富而已。但不管怎样，于

成龙相信自己的运气还是不错的，除了让人不明不白地绑了来，受了一点皮外伤外，其他倒没有什么。相反，还受到一定的礼遇，可能真是拥有同一个领袖的缘故吧。于成龙心里想着，默默地祈祷毛泽东的在天之灵能保佑自己和启荣。

营火还将继续燃烧一两个小时才会熄灭，月亮不见了，星星却大放异彩，密密麻麻就像城市里的万家灯火，铺满湛蓝色的天空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。抬头一望，人与夜空的接触是这样的直接，似乎触手可及，偌大的天穹底下，宇宙的魅力，让你几欲忘记烦恼，忘记悲哀。

首领终于累了，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。于成龙婉言谢绝对方邀请自己留下来充当“国际顾问”的要求。互道晚安后，双方各自回寝室。

才欲吹灯睡觉，于成龙的屋内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只见她穿着传统的服饰，脚踏绣有图样的密头布凉鞋，绾起来的辫子盘在脑后，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绒长裙，上身穿着一件青白长条衣裳，脸上灿烂的笑容让人一眼就认出是澡房里修剪头发的姑娘。

姑娘一进来，就对于成龙说她想拜师学艺，不知于成龙意下如何。碰巧周启荣上厕所去了，于成龙完全不明白对方的意思。于是两人不断地打着手势，尽量想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。无奈差异太大，实在无法沟通。那女孩子一急，对着于成龙比划几下，又亮了个招式，睁着大眼盯着对方看。于成龙心想，对方这是上门挑战来了，可自己怎么能同一个女流之辈过招呢？再说现在夜深人静，也不是时候啊，于是竭力摆手拒绝。对方一看，着急地变换着手势，又配合面部表情，意思是说，我并没有打架的意思，也打不过你，只想请你教我中国功夫。打完手语，双手摊开，一副诚恳的模样。

于成龙愈看愈是一头雾水，愣了半天，还是未能明白对方的意

思。终于他想到一个主意,指了指床铺,又指了指自己,双手合十,做了一个睡觉的姿势,然后指着对方,又指着门外,请她回去。按理说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,明眼人一瞧就懂。然而,这位小姐的反应是,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服饰,迈步朝床铺走去。

于成龙伸手阻止不是,不阻止也不是,眼见她轻倚床头,酥胸半露,欲语还羞,有点紧张地望着自己,于成龙赶紧背过身子,焦急地寻思如何解脱。周启荣刚巧回屋,先是一愣,后在于成龙的解释与催促下,赶紧连劝带哄地先让她穿好了衣服下了床,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尴尬。

“半夜三更的搞什么搞?”于成龙有点生气地说。

“她想跟你学中国功夫。”周启荣笑着答道。

“荒唐,学功夫也不在这一刻,再说哪有这样要求的。”

“她说她不介意,只要你答应教她就行。”

“她不介意我还介意呢。居然有这等事情发生,莫名其妙!启荣,你倒是问问她,这到底是一支什么队伍?”

“哈哈,于先生刀枪不入,女色不侵,果然厉害。”首领一面说,一面从门外走了进来,“怎么,这样漂亮的女人你也不要?太可惜了。哈哈,开玩笑开玩笑!不过,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汉子,我很想跟您交个朋友,是真心的,请您不要拒绝。”

首领的出现,让于成龙觉得这也是设下的一个局。但他并未拒绝与对方握手:“既然是真心的,那就让我们明天回去,我实在是 有要紧事要赶回利马。”

“明天就送你们回去,明天,我说话算数。”首领大声说道。

二

于成龙和周启荣一路舟楫劳顿，深夜时分，风尘仆仆地回到利马，才进了房门，原不想惊动大家，但刘进益、归泓业、尤冰纷纷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，对着两位又累又疲的同事嘘寒问暖。

“怎么这三更半夜的才回来？出了什么事啦？担心死我了。”刘进益首先说道。

“原以为你们昨天就到的，怎么拖了整整一天？又不知道怎么联系，都差点报警了。”尤冰是他们中唯一的女性，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是他们中最年轻的。

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，先喝口水，洗把脸，慢慢再说。还没吃饭吧？我这就给你们下面条去。”归泓业边端来茶水边说道。

于成龙他们喝了水，洗了脸，这才简要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众人听完，一个个仄着脑袋，睁大眼睛，跟听天书似的，都觉得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。

“这是支什么队伍？难道碰上古斯曼的‘光明之路’游击队？”归泓业问。

“不像，就那个农家大院？里面女人孩子一大堆，于总，你当过兵，你说那像支队伍吗？”周启荣说。

“也许是有秘鲁特色的游击队？”于成龙开玩笑道，“特别是那个头领，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居然和我们交起了朋友，一直把我们送出沙漠，不再迷路了，才掉头回去。就冲我们是中国人？不过他在中国读过书，会说中国话，这有可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虽然有些后怕，但还是很庆幸的，像是到沙漠地里旅行了一番。”

“昨天你们没回来，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。”刘进益道，“现在